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com

【行走齐鲁】

孝堂山上 汉画像

□林之云

长清县城西南20多公里,孝里镇孝堂山,高出下面的孝里铺村子只有30多米。据当地人讲,整座山海拔也就60多米。按说不能算是山,但《左传·襄公十八年》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孝堂山原名龟山,春秋时又称巫山。虽不算高,但在古代,打仗时也许起作用。一是那时候人少,二是多少有点高度有时就很管用,那时没有高楼。

但作为山来说,它的确还是太低了。小山不大,却长满了树,停车场也不算小,顺着台阶上去,很有些古幽之情。

孝堂山面临两种文化的交织。一是孝文化。郭巨是二十四孝之一,与其他人相比,和现代道德观念相悖最厉害的,大概就是他。而同时是济南的闵子骞,他的孝心之举,直到现在仍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二种文化,就是汉画像石。除墓室之外,还有立在那里的一座石祠。按理推,应该是郭氏的。石祠是目前全国年代最古老的地上建筑。

文物常常和人一样,以唯一见长。

更可贵的,是石祠中还有三面墙的汉画像石。石头祠堂,自然是石头做墙,汉朝刻在上面的图像,即汉画像。细密,精致,轻度的阴文,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完好如初。古人很了不起,他们知道,最坚硬的事物如何承载最柔软的艺术。然后,使之长久。

这两种文化始终伴随着孝堂山,一下子就是很多年。

在石祠堂的后面,是一个大冢,好几十米长宽,大致呈椭圆形,封土有两三米之高。大墓的正前方刻着隶书“汉石室”,“石”字中间的空当留得很大,古意和象形之意就有所凸显。不解的是,三个字,从东到西,依次降低,并不全在一个水平线上。据说这是康生的字,当时就没留名字。也幸亏他没留,很多人就不知道是他,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会怎样。

石祠的西边墙壁上,有一面墙的隶书,是刻于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的《东王感孝颂》。字体古朴苍劲,洋洋洒洒。自从这里封起来不让捶拓后,原来的拓片价值倍增,一两万都很难购得。

孝堂山到底应该定位于汉画像还是孝文化,需要当地的管理者做出定夺,有所保留,也有所舍弃。

曾经存在的几个疑点,近年来也渐渐变得突出。一是郭巨本是河南林县人,红旗渠的故乡,他的墓地怎么会隔着好几百公里出现在长清。从历史记载来看,郭巨和长清、济南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郭氏墓和祠堂,是不是属于另外一个姓郭的人,碰巧也不是一个孝子。二是从目前石祠中的汉画像来看,也没有了点儿迹象和孝道有关,似乎也很让人费解。三是曾有人大胆提出,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曾为济北王的刘寿,或者是其他地方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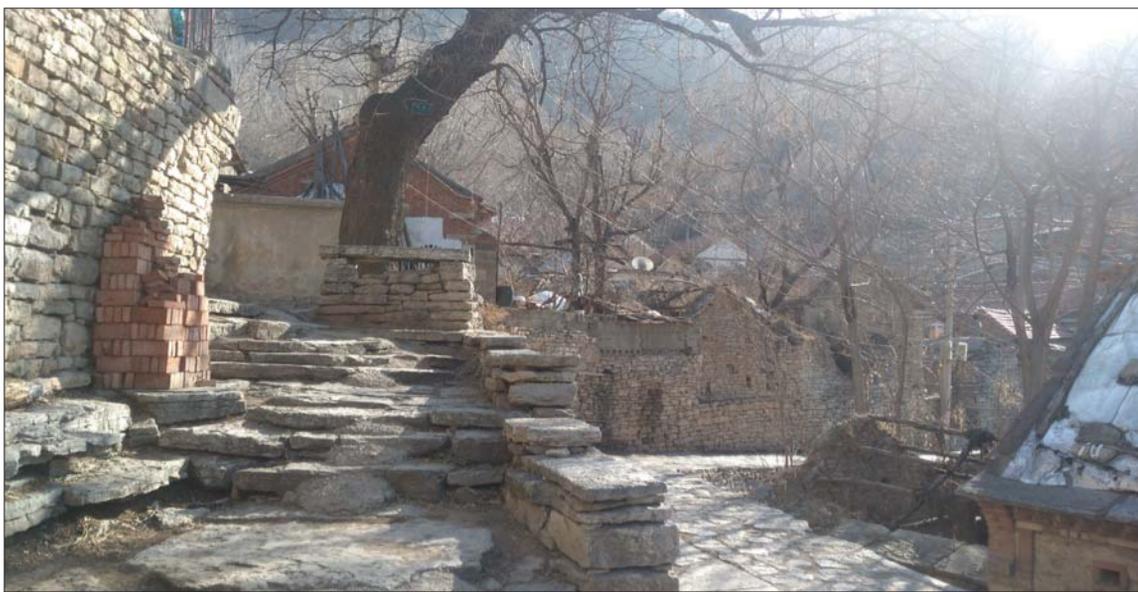
如若这些设想得到证实,墓地和祠堂主人不是郭巨,说不定这里的知名度会变得更高,不至于总是面临眼下所遭遇的尴尬。

孝文化不是不能提倡,但不能有“埋儿”的愚昧和残酷。想想还是鲁迅伟大而敏锐,一下子就看到了该事物的内里。

此行印象最深的,还是守护孝堂山的朋友热情地给我们泡了茶。茶杯很小,茶壶年月久远,褶皱处粘着缕缕黑色的尘泥,喝下去,是浓重的久违多年的花茶。天很热,那却仍然是很好的饮品。

下山去,我回头望了一眼,在树林的掩映中,已经看不到山上的建筑。记得曾见过一张老照片,山坡光秃秃的,离得很远就能看到那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立在那里,类似庙宇与祠堂。

在春秋战国,能登高看见晋国的军队,大概那座小山的周围,都还是老照片上的那么个样子。



【齐鲁古村落寻踪】

淄博上端士:围山转的“石头村”

文/图 本报记者 李超

从淄博中心城区驱车,绕过众多的山间小路,曲曲折折,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淄川区东部大山深处的上端士村。这是个以石头屋而出名的小村子,单调而笨拙的石头,被村民源源不断从山上开凿、搬运,它们不仅建造了遮风避雨的房屋,也积淀着村子古朴厚重的风土人情。

600年前就有石头屋

安静、淳朴是上端士村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任何外人的进入都是多余的,走在巷子中,能明显感觉自己与村子格格不入,仿佛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村子的和谐与宁静。村民李宗立是土生土长的上端士村村民,今年69岁,说起村子的历史,他总能娓娓道来。据其介绍,上端士村始于明朝,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石头房在明朝时期就有,最开始叫做椴树村,因为村子周边的山上有很大巨大的椴树,几乎遮住整个村子,后来取谐音叫上端士村,邻村叫做下端士村。

上端士村位于淄川区太河镇,位于淄水两岸,与青州、沂源、博山、临朐四区县交界,淄博市最大的水源保护地——太河水库坐落于境内,太河镇也是淄博自然风光最优美、环境最好的乡镇之一。

最先,村子里没有姓李的,明朝时候,李姓兄弟俩从河北枣强县迁徙到上端士村,但李家前三代都是单传,到了第四代,李家才生了四个儿子,分出了四支。从此以后,李家才逐渐兴旺起来,现在村子里只有两家姓韩的,其余全是李姓人家。

现在村里保存着200多间石头房,有些屋顶已经坍塌,有些早已经没人居住,只有少数老人还住在石头房子里。但这些石头屋却矗立几百年,以前为村民遮风挡雨,现在更像慈祥的长者,守护着村子的安宁。

上端士村周边都是高山,村子内的巷子也是曲曲折折,上下起伏,多数石头屋也是依据地形而建。这种石头房构造简单,四周墙壁用石头垒起,屋顶用的当地的麦秸,石头之间只用黏土简单黏合,房屋内墙用黄土涂抹,起到密封和装饰作用。墙面有半米多厚,冬天可保温,夏天晒不透。当地村民说,不管是春夏秋冬,在村子里晚上都要盖被子睡觉,一年四季平均气温要比城市低5℃左右。

如今淄川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石头房,这其实与当地的地形地势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人盖房子才逐渐使用砖瓦。但村民对老房子依然有浓浓的感情。

李半仙的传说

走在村子的巷里,总能感受村子的静谧和厚重,石板路被踏磨得光滑锃亮,一级级阶梯,一块块石板,仿佛是一页页书籍,经历着村子的风雨,也记载着村子的历史。

李半仙的传说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李

半仙是一名乡村医生,经常到处给人看病,还能给人看风水、预测风雨,据传村里的很多果树都是李半仙培育的。此外,他还能预测当年什么粮食能丰收,所以可以指导村民进行合理种植,很受当地人喜欢。

村里的老人说,李半仙确有其人,但是至于李半仙是不是上端士村人,至今也无法考证。后来,李半仙被神化,村民说,李半仙娶了个狐仙,经过修炼后无所不能地给上端士村做了不少好事,现在村子里的玄武庙据说就是为了纪念李半仙所建。

李半仙的传说亦真亦假,但是反映了村民单纯而又虔诚的信仰,以及对神灵的敬畏。李武举的传说,更是扑朔迷离。相传李武举是一名举人,中了官,在去河南赴任的路上,母亲去世,只能返回家守孝,因此官也没做成,只能返乡。

关于李武举的故事,村里老人说,李武举曾为百姓办过不少好事,为官司公正清明,断案如神,只因后来在编著《王定保借当》时,将其描绘成反面人物,实为剧情的需要。

如今,在村子一棵古槐树旁边,有一座“武举楼”,高十余米,是一座两层的石楼,现在楼顶已经坍塌,只保留着四周墙壁,据说是吕剧经典剧目《王定保借当》中李武举的

居所。

据资料介绍,武举楼是四柱框架式砖木结构,至今墙壁上的六棱墙砖依然清晰可辨。没有精美的砖雕和石刻,但门楼尺寸和规格明显高于村里的其它门楼。

此外,上端士村周围的山上有不少庙宇,圣人庙、关帝庙等,有的是为祭奠先人,有的是祭奠大自然,由此可以看出当地人对自然神灵的敬畏,而也正是这种敬畏,让当地人不去破坏山上的一草一木,始终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外上端士村也出了不少名人,李宗棠是清朝的进士,李子荣和李子华都是著名的书画家。

石头屋是这个村子的灵魂

上端士村还是有名的长寿村,现在村子里以老人居多,80岁以上的有20多个,村民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自己家种的菜,所以很健康。村民也都继承着健康的作息习惯,早上很早就起床,晚上娱乐项目少,很早就睡觉,在农忙时节,村民很早就起床去山上干点农活再回家吃早饭。

村民之间也保留着单纯的邻里关系,一家有事,全村去帮忙,盖房子根本不用花钱请工人。当地还保留着特有的“送小饭”习俗,家有婚嫁的,其他村民都会做些面条或者水饺送去,以示庆祝。

李恒花今年88岁,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别看年纪大,但是现在还能上山干农活,还能走上3公里去赶集。记者见到李恒花时,她正在村子的空地上晒太阳,剥杏仁,她说住惯了石头屋,哪也不去。

听说能上报纸,老人家很兴奋,看到记者要拍照还特意整理了衣服。之前,中央电视台到淄川拍摄纪录片,老人家也出镜了,这一下子成了全村的名人。

“村子最值钱的就是这些老房子,如果没有这些老房子,村子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和灵魂。”村支书李春敬说。

如今村子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学生和艺术家前往写生绘画,村子已经开始开发搞旅游。李春敬告诉记者,石头屋就是村子的宝贝,要开发旅游,必须先保护好古村子,要保护好这种最古朴的原生态。“必须按规律开发,上端士村最有价值的就是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开发旅游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也是为了村民过上好日子。”

村子里的一些村民都办起了农家乐,土特产、采摘、写生,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村民也因此增加了不少收入。

据淄川区旅游局局长唐加福介绍,淄川区将科学编制城镇规划,让城镇融入大自然,让古村落得到有效保护,让广大乡亲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记忆,记得住乡愁。

人总是走得太远而忘了是为啥出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些住惯了楼房,习惯行色匆匆的人们走进村子,徜徉在石板小路,或许真的能体悟道理,参透人生,找回最初的自己。



简单的农家小木门。



村中保存较好的石头房。

大众讲坛预告 信仰里的节日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应尊重节日里的信仰传统,凸显中国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传承体系。要想让传统节日真正落地生根,应该探索自下而上、上下贯通地建立一种多元化社区组织系统。比如通过家庭、家族、村落、学校、社团、社区、庙宇、职场、政府、媒体等层面,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状态。这不是要将某些不合时宜的旧习俗硬性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是要将节日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激活,在整个社会中培育神圣,让我们共同浸润于传统节日的道德温情之中。如果以节日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真正能够复活,必然会对中国人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传统节日,承载了中华民族神圣的信仰情怀,代表了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温馨的部分,必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周六上午9:30,由本报和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了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士闪为大家做题为《信仰里的节日》的报告。

讲座时间:2015年1月17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